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指之恋
Zhi Zhi Lian

指之恋

孙彦良 著



鱼干挂于屋后
散发着时光的味道
渔船挂于海上
散发着古墓的味道
先知挂于书房
散发着甲骨文的味道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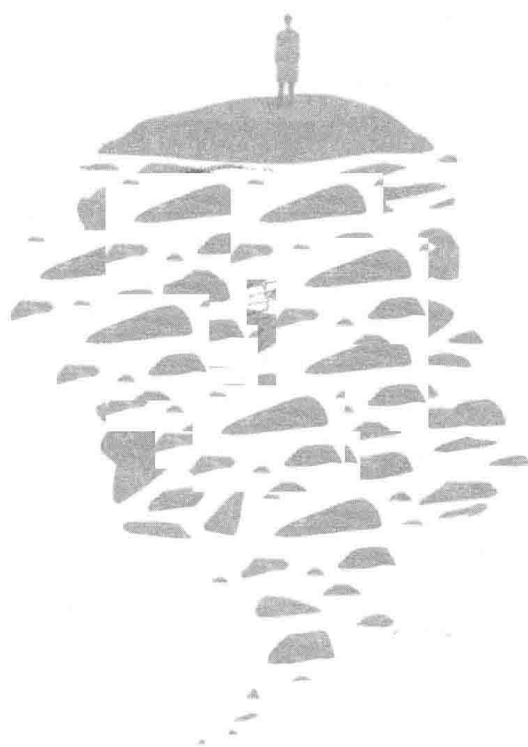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Zhi Zhi
Lian

指之恋

孙彦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之恋 / 孙彦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7

(跨度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205 - 0256 - 6

I. ①指…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5772 号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 字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自序：我对文学的崇拜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面孔，或帅气或丑陋皆是特点。文字亦然，否则就不可以称为小说家，不如，去做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好了。听说机器人也有感情，但好像也是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如果机器人不用设计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想这就是文学。

我追求这样的写作自由。有时候看似忽略权威，其实是我不懂，对文学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我对文学不是不崇拜，而是不得不恐惧并伴随着少年开始的宿命挣扎。

我出生在巴彦县，拉拉屯将我的少年灌满了新奇和幻想，早春黑土地上天际流动的气浪，盛夏秋虫无所不在的鼓噪，深秋狂风横扫枯叶的萧索，隆冬雪地打冰砬儿的嬉闹，都是刻在生命石碑上的文字。那时候，文学梦是幼稚的、孤独的，甚至是偷偷的，像个盗贼。

我的文学梦，就是在这片弥漫着乡土气息的土地上滋长出的。每到猫冬时节，做小学校长的父亲孙福会组织编排曲目参加全县会演，比如单出头、样板戏、二人转，我也能跟着说唱几句，这是“编导”父亲给我的启蒙。村里每年最热闹的，倒是外地马戏团来村演出，一挂马车拉着猴、鹦鹉等动物，偶尔还有老虎，唬得小伙伴们不敢近前，敢靠近一步的都是英雄。那时我趿拉着露脚跟的胶鞋，跟着剧团跑，最爱看一对父女表演轻功，女儿能在父亲身上像球一般翻转，令我羡慕不已，偷着到后台却发现女儿正在被父亲训斥，仅仅因为一个对手撑转的失误。从那天起，我再不看戏，因为恨那个父亲，无缘无故。

也就从那时起，我家西院总会传来嘭嘭的敲打声，父亲告诉我，那是王大娘在打被。我不明白为什么王大娘一到半夜就打被，父亲说因为穷，

我还是不明白。后来我知道，她是为了省猪胰子，用棒槌敲打被褥，把被上的油腻汗泥打掉，把虱子打飞。自打知道这个缘由后，每次到她家总小心翼翼，担心踩到虱子，疑心鞋底喳喳声就是虱子在呻吟。

这是胆战心惊的想象，诱发了我幻想的灵性。村头一棵百年榆树，是我上学必经的地方，逢雨便在那里躲避。后来母亲不让我在那下面避雨，讲了个故事：一个不孝之子不给母亲饭吃，母亲就说，儿呀，你爹临死前在老榆树洞里藏下一个狗头金。她的儿子贪婪，果然到树下找，树身上缠着红布，上面全是他的名字，是母亲为他一年一条的祈福符。突然，咔嚓一声惊雷，大雨滂沱，闪电如巨斧斜劈下来。这是母亲早设计好的，期待着雷公惩罚她这个不孝的儿子，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母亲挥手重重地打了儿子一嘴巴，儿子倒在泥水中，母亲却被闪电烧成了黑灰，化成老榆树上一块枯夹皮。

这个故事令我震撼，并渐渐地懂得了什么是故事。少年乡村的夜晚总是不缺乏故事，伴着柴油灯芯噼啪作响，父亲读小说《小兵张嘎》《桥隆飙》《战地红缨》《红岩》等，第二天鼻孔必是黑的。我也谈不上痴迷，倒经常异想天开，甚至躺到空旷的原野上去，以为就到了另一个世界；面向一丝不挂的苍穹，竟然被吓着了——因为我陡然发现自己背负着地球，无依无靠……

后来我知道，文学就是我背负的地球。当我离开这个宇宙的时候，但愿这本集子还在；我的声音消失了，我的文本还在。有读者说我的小说怪怪的，我的人怪怪的，我都不觉得。也许人不是一个面孔，所以给了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如果给两张嘴就好了。什么也不用说，唯有写作，以自己的方式，用文字表达对生命、对尘世、对梦想的崇拜，如此才是对文学最虔诚的崇拜，趁年华正午。

目 录

失火的阁楼	1
少女子男的星期天	11
肚皮咕噜叫	23
瞌睡虫	46
出膛的子弹	61
黑木耳	77
虹鳟鱼	90
骗子与枪手	107
旦夕祸福	117
指之恋	132
贪吃蛇	141
最后摸一下	173
塑料花店	176
爷的村庄	182
一地雨水	194
大吼一声	220
水怪	226
死亡之夜	237
灵魂 E-mail	249
小市民的自豪	265
不停生长的人	269

失火的阁楼

一 飘落的红窗幔

秋风卷落掉路边那排法国梧桐小孩巴掌般的叶子，泥巷就像个老人，一下子瘦下去，看了叫人寒心。寒意便日日夜夜站在每一个从这个秋天甬道走过的行人肩膀上。

诗雨客居这条泥巷快半年了。倘若不是到秋天，他还从未注意到对过那栋被梧桐叶遮掩着的阁楼。小楼灰色的墙壁布满雨蚀的痕迹，显出老年似的憔悴。每天一清早，总有一辆灰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院门前，鸣三声喇叭，诗雨便注意到那二楼靠东罩着白纱的窗口，隐约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一晃儿就缩回去了。按诗雨的猜想，那个女人会从那窗口转回身，套上挂在门边的外罩，穿上高跟鞋，然后噤噤下楼，从那扇漆黑的对开门扇里踱出来，很有风度地轻提裙摆，钻进桑塔纳，或者去上班，或者去舞会。

可是那辆车就是在红窗幔遮上之后，就吐出两团蓝烟在后面，倏地拐出泥巷。

诗雨就像个忠诚的和尚每早打扫一遍寺院一样，总是适时地撇开窗帘，看着这一幕。看完之后就对同伴辛露说：那座楼上有个女人。辛露说：这座楼也有女人，在隔壁，在你身边。诗雨就笑了，说：可是，那个真是神秘的女人。辛露说：有什么神秘的，三头还是六臂？

诗雨确实没有觉得那个女人几头几臂，连面孔的轮廓也未曾看清；但这样的对话重复两次，就再不觉得什么了。突然有一天，那幅红窗幔躺在

楼下的那片已经衰败的花丛中，令人疑惑。诗雨很清楚那个窗口对于这个红窗幔的重要性，而诗雨确实看见红窗幔像团火一样飘飘悠悠地落在花丛那枯枝败叶的惨黄中。

诗雨走出楼门，第一次站在灰楼高大的院门外。院门是两扇铁门，紧紧闭着。他正欲伸手去按门框上的铃铛，那辆桑塔纳就从巷口卷着败叶沙沙地开过来，停在他身边。从车里探出个头来，问：劳驾问一下，你认识广丽吗？——穿红夹克的广丽。

诗雨看那一头的白发和额头纵横着的皱纹，猜这个老人至少有五十岁，对于老人提的问题，诗雨茫然地摇摇头。老人慈善地对他一笑，道了声谢，嘀嘀嘀鸣了三声笛儿，就走开了。诗雨看那个窗口，依旧紧闭着，那层白窗纱遮住了室内的一切。他目送着那车拐出巷口，才把衣领往上扯了扯，像个没事人似的，徘徊了两趟，才发觉小角门虚掩着。他一推，吱扭扭地就开了。那吱扭声音不大，却吓了他一跳，四处望望，在这个恬静的早晨，这声音似乎大得能把所有的窗口都吵醒。街头卖果子的那个女人守着冒着白蒸汽的摊子，时间尚早，并没有买主，但她似乎对此早麻木了，就跟巷边那灯柱一样沉默着。

诗雨走进去，走十来步就到了楼下花丛边。院子里似乎许久没有人收拾过，能够看出曾经清洁的院落已经被残叶占据了低洼的角落。花丛杂乱，也似野生的，许久没有人修剪的样子。红窗幔就在花丛中。待他看仔细了，倒吸了一口冷气，转身就走。

二 带血的高跟鞋

诗雨站在巷道上，背靠着梧桐树干，还在心悸不已。他的眼前不断出现那猩红的窗幔纱里裹着的一只带血的高跟鞋。似乎那血还新鲜着，在那水粉色的鞋面上流淌着。他从围墙梅花孔往楼上看，那个窗口又罩上猩红的窗幔，闭得紧紧的，令人疑惑。

此时的泥巷，就像刚苏醒的百足虫。几个楼口或者院门走出许多人来，汽笛声和车铃声以及杂碎的声音与外界对接上了。辛露躲过一辆疾速而过的学生车，跑过来，说：大清早，我以为你去买豆浆去了，等了好

久，见你在这傻站着，冲着鬼似的。

诗雨习惯性地把大衣裹了裹，说：八成你认识广丽吧，穿红夹克的广丽？

辛露一愣，诗雨对自己的问话也是一愣，扑哧一声笑了，说：你瞧，我就想着一个老人问我的话了，拿来又问你，你怎么能知道呢。

辛露挎上他的胳膊说：广丽？是哪个广？是哪个丽？

诗雨摇摇头。

他俩走在泥巷上，脚踩着败叶扑棱扑棱的，走向巷口一家小吃的路边，有一个大垃圾箱。就在诗雨一抬头的时候，看见一只水粉色的高跟鞋歪在一堆败叶中，便失声说：那只高跟鞋！

辛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到秋天了，这种鞋过了季节，哪位有钱的阔小姐扔的。

诗雨没再说什么。在小吃部要了两大碗豆腐脑。在往豆腐脑里加拌辣椒油的时候，他恍然看到一摊红鲜鲜的血，就在碗里，不觉干呕起来，弄得邻桌仅有的两位小姐连忙放下勺，瞪了他俩一眼，捂着嘴就走了。

辛露说：你今天起得太早，着凉了吧？要不要去看医生？

诗雨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今天去郊外的采访你自己去吧，有劳了。

辛露嗔怪诗雨对她太客气，不把她当知己。虽然说是这么说，临走还是千叮咛万嘱咐，一旦感觉不好，马上给她打传呼，或者打车去医院。然后他俩在巷口分手了。

诗雨独身一人往回走。走到垃圾箱边就停下了，用脚把那只鞋踢了踢，却见鞋窠里掉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

三 零乱的呓语

凭着记者敏锐的直觉，他料定这封信与血有关。他转身欲走，腿却异常沉重。他的好奇的天性像海洋植物的触角一样，鲜活起来，四处游动，令他焦躁不安。他还是回转身，却见果子摊的女人正用老鼠一样的目光盯着他，见他回望她，女人马上不经意似的收回目光，百无聊赖地望街。

他拾起信。信是封着的，不曾拆过。信皮只写着一行英文：MY LOVE, MY HEART, HAVING BEEN BROKEN.

他的心正战栗着，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正在嘁嘁喳喳地说笑，打他身边过的时候，说笑声戛然而止，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走出很远还回头回脑。诗雨把信揣进兜里，沿街道往自己的住处走去，捏着信的手掌都已经潮湿了。

那灰楼在泥巷并不显眼，就像沙砾堆中的一块石子。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任何特征和个性的东西。诗雨坐在窗前的写字台前，抬眼便看得见灰楼，整个灰楼都在他的视野里，就像挂在墙上的一幅油画，丝毫没有动感，却淋漓尽致地写意着秋天的萧索与肃杀。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秋的呼吸是那么叫人不寒而栗。

诗雨打开信是极小心的。用犀牛刀片顺折线裁开，一张揉得规矩的信瓤就落在桌面上。诗雨打开，见上面的字非常幼稚，但很认真：

死……广袤的宇宙游泳不去是时候什么原因要死的该不该回答他想谁呢坏蛋大坏蛋不要脸王八蛋八月十八日爸爸走了吗还我的书少了一本《哲学的语言》川菜真辣。

诗雨翻过来，见背面写着：

已经半年没出房间一步了，爸爸，你知道吗？我好怕。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走了，太阳就永远消失了。爸爸，回来看看小芸吧！如果我再哭，你就把我的眼睛挖掉，种在花坛里。亲亲小芸吧！……

诗雨正看到这儿，门就被砸得咚咚响，听见有人在门外尖叫起来。

四 庞然大物从天而降

诗雨正看这封零乱的信，门被敲得山响，把他吓了一跳。正要问是谁，

就听门外有女人的尖叫声。原来是房东李大娘砸门的时候，被门上的钉子划破了手指，并不夸张地流出血来。诗雨说：这是你自己的门，就不怕砸出洞？李大娘是极好的人，只是太胖了，走路就像一个油桶立着行走。她的丈夫前年不要她了，带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到很远的地方过日子去了，给她留下整整一层的房子，她就开起了旅店，供还在上大学的儿子。李大娘说她要收房费了，下月的。诗雨说，对面那个灰楼是谁家的？李大娘说，谁知道，快给钱吧。诗雨掏出钱，又问：好像有个女人在里面住，却从没见她出来。李大娘忽然变了脸色，就说：你刚来，可别乱走动，那楼里曾经有过凶杀——那还是很久以前，一个大姑娘给一个恶棍奸杀了。李大娘说完唯恐会得上麻风病似的逃走了。诗雨把信夹进随手翻的一本诗集里，就边吸烟边盯着对面的灰楼。除了那个窗口，其他的窗口都挂着一层灰，像得了白内障。他没法再写进一点东西，一上午就是抽烟。他留意到，几乎所有走过那扇门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不往里看一眼。有几个孩子玩耍，还没跑到门口，就有女人出来喊叫，喝令孩子回去或上上边去玩。他走下楼，见那个喝令孩子的母亲已经不知去向。

这时，邮差来了，他接过正要往他的信箱里递的信和报纸，说：没有对面楼的信吗？邮差说：那是栋空楼吧。诗雨问：你怎么知道？邮差说：因为从来没有信来。诗雨又问：你知道有个叫小芸的人吗？或者叫广丽的，穿红夹克的广丽？邮差茫然地摇摇头，就推车走向下一个楼口。

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灰楼上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像是一个正被刀削去皮肉或者正从半空坠向地面的那种女人的叫声。他抬眼看那个窗口，见一个影子在挣扎着，他毫不犹豫，扔下手里的纸和信，就向灰楼跑去。进角门，穿庭院，推楼门，上楼梯，拐向右侧，他是那样熟悉，就像回自己的家。待他循哭叫声推开一扇门的时候，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把他压在下面。

五 玻璃发卡

诗雨在一声闷响中，就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待他发觉一个东西铺天盖地地把他压在下面，他才感到恐惧，心里叫道：完了！完了！但是，他分

明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以及面部隐约的痛感，压迫自己不能动弹的也只是棉布之类的东西，而且充满了潮湿的气息。他用手把盖在身上的东西掀掉，却见到一张面具挂在墙上。

他料定自己进的是个仓库，他把擦到棚顶的被褥都弄倒了。仓库里除了被褥，还有几件并不陈旧的家具和一些家什。陈年的尘埃还在空气中翻滚着。有几只老鼠叽扭叽扭钻进了角落里没影了。

诗雨在出来时，踩到一样东西，差点摔了一跤。低头一看，是一枚玻璃发卡。发卡极别致，上面的蝴蝶花依旧闪闪发光。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问：你是谁？跑来干什么？

诗雨吓了一跳。发卡就咣唧掉到水泥地上，蹦蹦跳跳的，直滑到一双光脚前才停下来。他抬眼，却见一个女人就站在他的面前。是的，是个女人，从黑色的裙裾上可以看出。但是她的面孔却罩在一张面具里。

诗雨看清女人是人不是鬼，狂跳的心才安静下来。但还没张开嘴巴，那女人又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了，住在对面，总往这里瞧，是个记者。

女人说着，拿掉面具。诗雨几乎呆了！这个女人杏眼微眯，似夏夜含露之花苞；眼神朦胧，若秋水之波舒缓之粼粼；眉叶轻挑，恍若月弦初上之飘逸；唯是手扯衣袖，略显弱柳之单薄……

诗雨看得呆了一忽儿，支吾说：听到这里有喊叫声，就进来了，对不起，我……听错了。那女人说：你没听错，是我在叫。说着，女人弯腰拾起发卡，送到他面前，说：这发卡是我俩订婚的信物，难道你忘了吗？你在华联大厦买的，给我卡在脑后，还吻了我，就去了国外……

女人说着，就把发卡抱在怀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

六 莫名其妙的对话

女人的尖叫声使诗雨发觉他面对的是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疯女人。他本能地要穿过女人的身边逃掉，却被女人拦腰抱住。他越挣脱，女人的手箍得越紧。待楼道里响起脚步声，那个白发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女人才放开他。但是他已经大汗淋漓，狼狈不堪。

老人还是问他是否认识广丽时的和善的目光，平静得就像在望秋水，说：孩子，你终于把封闭的心灵打开了，对吧？

女人点点头。

老人又问：孩子，他是你梦寐以求的男人？

女人摇摇头。

老人不解地问：你不愿意？

女人说：不是。

他终于发现，既惊骇又奇怪。他们分明在说他，而他却无言以对。他没有再跑的意思，甚至再没有认为女人是病女人的念头。

老人说：你就是诗雨吗？

诗雨说：是的。

老人说：你是个很细心的人。我的女儿好久就注意到你，在她的生活中，除了我，她还没接触过第二个人，你就是第二个人。因为她想嫁人了。想嫁给你。很荒唐吧？从小，她就厌烦所有的人，在六岁的时候就一个人住这幢房子，已经有十几年了。除了我和一个关于死亡的传说，还没有谁肯接近这幢楼，这正合她的意。如果她不是偶然见你，她不会成为女人，不会发现她自己是女人……

诗雨吞咽着自己的唾沫，如果不是嘴闭得紧，心就会蹦出来。他看到女人的脸上飞上了红晕，富有光泽的皮肤闪着光芒。

老人说：我明白女儿的心思，如果你不愿意，也请你做她的朋友，常来看她，对吗？

女人点点头。

诗雨走上前去，轻轻抓起女人那白皙、娇嫩的小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说：我叫秋泥，你不是知道的吗？

诗雨惊讶地问：你不是叫小芸吗？

七 面具上的文字

辛露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她到诗雨的房间，却见诗雨望着天

棚在抽烟。辛露边吃着点心边诉说着采访的过程，说了一大堆话，才发觉诗雨并未听。扳过诗雨的头，直盯着他的眼睛，才发现诗雨的眼神里充满了虚无的光。惊诧地问：好了没有？咋的啦？用额头贴他的额头，并没有感觉到烫热。

诗雨推开她的手：没事儿。翻身起来，说：我要出去一趟。

辛露不便问他半夜三更出去干吗，但是感觉诗雨走路轻飘飘的，就像踩着棉花。整个人像变了个样，眉头锁着，脸泣着。诗雨就在辛露的注视中走出了房门口。

那天没有月亮，但街面的灯光还是很亮的。辛露尾随着诗雨，诗雨在楼梯口一晃就不见了。辛露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回到房里，忽然见自己的门后挂着一个面具，她扑哧笑了，想这个诗雨还像个孩子，还买面具。她从门上摘下来，却皱起了眉头。

却见面具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字。经她反反复复地辨认才看清这么几句：

一对男女走在一起不住在一起。那个早晨，叫诗雨的男人在门外徘徊。女人叫辛露，走进诗雨的房间，睡在诗雨的床上。从来没有狗在街上走过。还是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天天第一个走泥巷，哗啦哗啦地翻垃圾箱。春天的花瓣真香啊，爸爸给我的胭脂盒掉地打碎。诗雨真强壮。诗雨。诗雨眼睛小。

诗雨走来进了院子。那颜料如血，把他吓坏了。真是一个飞机，就贴着楼顶。那三声喇叭又响了。讨厌的男人。爸爸是男人。但是，还不如诗雨。

怀疑。人真讨厌。我憎恶人。人为什么是人？人多脏！人长着眼睛，就像个怪物；还长着胳膊腿，跟动物一样。肮脏。粗俗。无聊。厌倦。

辛露看着看着头皮就有点麻。她把面具放下，倒杯水，就喝了。待抬眼看向窗口，却见一道血从窗台流到地板上。

八 还在滴血的头颅

辛露的窗口挂着一幅只有一个人头的油画。因为逼真，那似乎刚刚被斩下的颈部还在流血。血淋淋哩哩啦啦淌了一地。待辛露看清地板上只是颜料，心跳早按捺不住了。她无法再待在这个房间里，马上跑出来，满走廊喊诗雨。

诗雨就是在这工夫回来的。诗雨打走廊那端走过来，她就嗅到一股特殊气味，从诗雨的身上传过来，待来到她的面前，那气味直打得她喘不过气来。

辛露扑到诗雨的怀里说：我害怕极了！你上哪去了，瞧我的屋子里……吓死我了。

诗雨在辛露的背上轻轻拍抚两下，说：没事，没事。

诗雨走进来，摘下面具和画就返回房间。辛露跟在身后，说：我怕极了！不想再住下去了，明天就走！

诗雨边收拾起画，边回头笑笑说：那你就上当了。她是个很怪的女人。

辛露问：谁？谁是很怪的女人？

诗雨嗯了一声，说：你不知道。

辛露说：让我在你房里住吧——我怕极了。

诗雨说：我待会儿还要出去，你不要再叫我了。——你可以在这儿住。哦，或许你可以明天就回去。就在诗雨回过身的时候，又见一幅画挂在诗雨的门后，仍然是一幅头颅画，跟收起的那张一模一样。辛露也同时看到了，吓得哇地叫一声，就跳到诗雨的背后。

诗雨说：没事没事。

辛露说：咱俩走吧，这画是你画的吗，太可怕啦，我不行了……

诗雨把画捡起来。诗雨把地上的颜料用拖布拖了，却越拖越鲜红！竟然在拖过的地面上，露出一个斗大的“仇”字。

九 失火的阁楼

诗雨搂着辛露睡得正香。那时候是午夜，消防车的警铃就把泥巷吵醒了。诗雨和辛露同时把头探出窗外，却见对面的灰楼已罩在火光中了。

辛露说：那楼没人住怎么就失火了呢？

诗雨把辛露的头按回来，关上窗，拉上帘，说：但愿那个美丽的女人幸免于难。

辛露问：哪个女人？

诗雨从床头柜上的烟盒里抽出支烟，点上，长长吁了口气，说：是个很美丽的女人，像人间精灵，只可惜——

诗雨的话还没说完就噎住了。诗雨和辛露同时看到一个戴面具的女人站在床头。黑裙摆下，一双水粉色高跟鞋，皮鞋上带着血，还在淌着……

辛露几乎和诗雨一同怪叫着搂在一起。

那女人说：我是广丽，也是小芸。是你爱的小芸。

诗雨说：小芸？你没事吧？——没事就好。

女人说：虚伪的语言虚伪的身体！虚伪的人类！

说着，抬起左手，一簇豌豆大小的橘黄色的火焰在她的手掌上跳跃着，而后，那火苗从女人白皙手指间滑落，就落在她的脚前。从她的鞋上淌下的血燃烧起来，火舌长长的，顺着她的鞋，噗的一声，扩张开了吞没了她的下身，就像站在莲花瓣中的观音。瞬间，就把她的全身罩上了，随着哗哗剥剥的声响，一副骨架爆裂着坍塌下来，成为一堆燃烧着的灰烬。但是火焰却变成了生命，四处乱窜，从二楼一直到楼顶，他们望着灰楼的火焰跳跃着。

那是个很宁静的秋夜，两幢楼毁于火灾。再后来，诗雨和辛露关于火灾的报道中写道：因空气干燥，离子放电，导致化学纤维骤燃，引起非防火装饰材料大面积燃烧，火势一时无法控制，但无一人伤亡。此报道见于当地晚报头版头条。